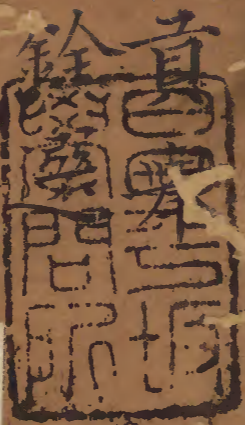


太平廣記

職官 權倖 將師



內閣文庫		
五九函	三二九	漢書
一〇架	五二九	類

內閣文庫		
三九函	三二九	漢書
七二架	五二九	類

百八十一之九十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29
冊數	52 (21)
函號	309 115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一

貢舉四

韓文庫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李逢吉

章孝標

劉軻

崔羣

李翱

賀拔碁

李宗閔

庾承宣

張祐

盧求

杜牧

劉蕡

蘇保遜

賈島

畢誠

裴德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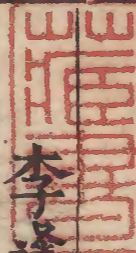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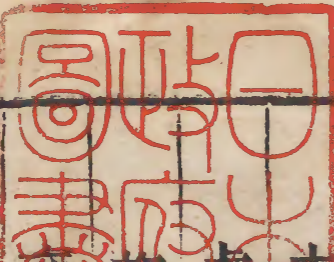
裴思謙

李肱

蘇景張元夫

李逢吉

元和十一年歲在丙申李逢吉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語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僊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



九
白日上青天李德裕頗為寒進開路及謫官南去或有詩曰八
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廻首望崖州出據

章孝標

章孝標元和十三年下第時輩多為詩以刺主司獨章為歸燕
詩留獻侍郎庾承宣承宣得時展轉吟諷誠恨遺才仍候秋期
必當薦引庾果重典禮曹孝標來年擢第羣議以為二十八字
而致大科則名路可遵遞相礮礪也詩曰舊累危巢泥已落今
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出雲溪
友議

劉軻

劉軻慕孟軻為文故以名焉少為僧止於豫章高安之果園後
復求黃老之術隱於廬山既而進士登第文章與韓柳齊名出
言

崔羣

崔羣元和自中書舍人知貢舉夫人李氏因暇嘗勸樹莊田以
為子孫之業笑曰予有三十所美莊良田遍在天下夫人何憂
夫人曰不聞君有此業羣曰吾前歲放春榜三十人豈非良田
邪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陸贄相門生乎曰然夫人曰往年君掌
文柄使人約其子簡禮不令就試如君以為良田即陸氏一莊
荒矣羣慙而退累日不食出獨
異志

李翱女

李翱江淮典郡有進士盧儲投卷翱禮待之置文卷几案間因
出視事長女及笄閑步鈴閣前見文卷尋繹數四謂小青衣曰
此人必為狀頭迨公退李聞之深異其語乃令賓佐至郵舍具
白於盧選以為婿盧謙讓久之終不却其意越月隨計來年果

狀頭及第纔過關試徑赴嘉禮催粧詩曰昔年將去玉京遊第
一僮人許狀頭今日幸為秦晉會早教鸞鳳下粧樓後廬止官
舍迎內子有庭花開乃題曰芍藥漸新栽當庭數朶開東風與
拘束留待細君來信人生前定固非偶然耳出村情詩

賀拔基

三起長慶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為狀元病其人與賀拔
基還往基有文而落拓因密令親知申意俾敏中與基絕前人
復約敏中忻然皆如所教既而基造門左右給以敏中他適基
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連呼左右基於是悉以實告乃
曰一第何門不致柰輕負至交相與盡醉負陽而寢前人觀之
大怒而去告於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比祇得白敏中今當
更取賀拔基矣出據言

李宗閔

李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伸薛庠袁都輩時謂之玉

出因話錄

庾承宣

庾承宣主文後六七年方授金紫時門生李石先於內庭恩賜
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魚拜獻座主出據言

張祐

張祐元和長慶中深為令狐楚所知楚鎮天平日自草薦表令
以新舊格詩三百篇隨表進獻辭畧曰凡制五言合苞六義近
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早攻篇什研幾甚苦搜相
頗深流輩所推風格罕及謹令錄新舊格詩三百首自光順門
進獻望請宣付中書祐至京師方屬元稹在內庭上因召問祐

之詞藻高下稔對白張祐雕蟲小巧壯夫耻不為者或獎激之
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失意而歸祐以詩自悼曰賀知章
口徒勞說孟浩然身不更疑出據

盧求

楊嗣復第二榜盧求者李翱之子婿先是翱典合肥郡有一道
人詣翱言事甚異翱後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復至其年嗣復知舉
求落第嗣復翱之妹婿由是頗以為嫌因訪於道人言曰細事
亦可為奏章一通几硯紙筆復置醇酎數斛於側其人以巨杯
引滿而飲寢少頃而覺覺而復飲酒盡即整衣冠北望而拜遽
對案手疏二緘遲明授翱曰今秋有主司且開小卷明年見榜
開大卷翱如所教尋報至嗣復依前主文郎開小卷詞云裴頭
廣尾三求六李翱奇之遂寄嗣復已有所貯彼疑漏泄及放榜

開大卷乃一榜煥然不差一字其年裴求為狀元黃駕居榜末
次則盧求耳餘皆契合後翱領襄陽其人又至翱愈敬異之謂
翱曰鄙人再來蓋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諸子熟視皆曰不繼翱
之所得遂遣諸女出拜之乃曰尚書他日外孫三人皆位至宰
輔後求子攜鄭亞子畋杜審權子讓能皆為將相出據

杜牧

崔郾侍郎既拜命於東郡試舉人三署公卿皆祖於長樂傳舍
冠蓋之盛罕有加也時吳武陵任太學博士策蹇而至郾聞其
來微訝之乃離席與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為明天子選
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塵露向者偶見大學生數十輩楊眉抵掌
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若其人真王佐
才也侍郎官重恐未暇披覽於是繙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

陵請曰侍郎與狀頭郎曰已有人武陵曰不然則第三人郎曰亦有人武陵曰不得已郎第五人郎未遑對武陵曰不爾却請此賦郎應聲曰敬依所教既郎席白諸公曰適吳太學以第五人見惠或曰為誰曰杜牧衆中有以牧不拘細行問之者郎曰已許吳君牧雖屠狗不能易也崔郎東都放榜西都過堂杜紫微詩曰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廻秦地少年多釀酒郎將春色入關來出據言

劉蕡

大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時劉蕡對策萬餘字深究治亂之本又多引春秋大義雖公孫弘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已下靡不斂衽然以指斥貴倖不顧忌諱有司知而不取時登科人李邵詣闕進疏請以已之所得易蕡之所失疏奏留中蕡

暮月之間屈聲播於天下出據言

劉蕡楊嗣復之門生也既直言忤中官尤所嫉怒中尉仇士良謂嗣復曰柰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邪嗣復懼答曰嗣復昔與蕡及第時猶未風耳出玉泉子

薛保遜

薛保遜好行巨編自號金剛杵太和中貢士不下千餘人公卿之門卷軸填委為闈媪脂燭之費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遜卷郎所得倍於常也出據言

賈島

賈島不善呈試每試自疊一幅巡捕告人曰原夫之輩乞一聯乞一聯出據言

畢誠

畢誠及第年與一二人同行聽響十夜艾人稀久無所聞俄遇人投骨於地羣犬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銜得出據

裴德融

裴德融諱臯值高錯知舉入試主司曰伊諱臯某其下就試與及第困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郎將盧簡求爲右丞裴與除郎官一人同參到宅右丞先屈前一人入從容多時前人啓云某與新除屯田裴員外同祇候右丞裴員外在門外多時盧遽使驅使官傳語曰員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倉皇失錯騎前人馬出門去出盧氏雜說

裴思謙

高錯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取狀頭錯庭譴之思謙廻顧厲聲曰明年打春取狀頭第二年錯知舉誠門下不得受書

題思謙自懷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以紫衣趨至堦下白錯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諧不得已遂接之書中與思謙求魏莪錯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請思謙曰卑吏面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錯俯首良久曰然則畧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人物堂堂錯見之改容不得已遂從之出據

李肱

開成元年秋高錯復司貢籍上曰夫宗子維城本枝百代封爵使宜無令廢絕常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揀藝能勿妨賢路其所試賦則准常規詩則依齊梁體格乃試琴瑟合奏賦霓裳羽衣曲詩主司先進五人詩其最佳者李肱次則王收日斜見賦則文選中雪月賦也况肱宗室德行素

明人才俱美敢不公心以辜聖教乃以榜元及第霓裳羽衣曲
詩李肱云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
鳳管遞參差霞衣統搖曳醮罷水殿空輦餘春草細蓬壺事已
久僊樂功無替詎肯聽遺音聖明知善繼上覽之曰近屬如肱
者其不忝乎有劉安之識可令著書執馬孚之正可以為傳秦
羸統天下子弟同匹夫根本之不深固曹問曷不非也

出雲溪友議

蘇 蘇景張元夫

大和中蘇景胤張元夫為翰主人楊汝上與第虞卿及第漢公
先為文林表試故後進相謂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
三楊殺我大中咸通中盛傳崔慎相公常寓尺題於知聞或曰
王凝裴瓚舍弟安潛朝中無呼字知聞廳裏絕脫靴賓客凝終
宣城瓚禮部尚書安潛侍中太平王崇實賢二家幸以科目為

資足以升沉後進故科目舉人相謂曰未見王實徒勞謾走

出據

後有東西二甲東呼西為茫茫際言其無藝也

出盧氏雜說

開成會昌中又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又有薄徒多輕侮人故
裴泌應舉行美人賦以譏之又有大小二甲又有汪已甲又有
四字言深耀軒庭也又有四凶甲又芳林十哲言其與內臣交
遊若劉擘任息姜垵李巖士蔡鋌秦翰玉之徒鋌與巖士各將
兩軍書題求狀元時謂之對軍解頭太和中又有杜顓實紉簫
嶸極有時稱為後來領袖文宗曾言進士之盛時宰相對曰舉
場中自云鄉貢進士不博上州刺史上笑之曰亦無柰何

出盧氏雜說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一

貢舉五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崔蠡

盧肇

丁稜

顧非熊

李德裕

張瀆

宣宗

盧渥

劉蛻

苗台符張讀

許道敏

崔殷夢

顧標

溫庭筠

盧彖

翁彥樞

劉虛白

封定卿

馮藻

趙琮

崔蠡

唐崔蠡知制誥日丁太夫人憂居東都里第時尚清苦儉嗇四方寄遺茶藥而已不納金帛故朝賢家不異寒素雖名姬愛子

服無輕細崔公卜垂有期居一日宗門士人有謁請於蠡者聞
吏拒之告曰公居喪未嘗見他客乃曰某崔家宗門子弟又知
尊夫人有卜遠之日願一見公公聞之延入與語直云知公居
縉紳間清且約太夫人喪事所須不能無費某以辱孫姪之行
又且貲用稍給願以錢三百萬濟公大事蠡見其慷慨深奇之
但嘉納其意終却而不受此人調舉久不第亦頗有屈聲蠡未
幾服闋拜尚書右丞知禮部貢舉此人就試蠡第之爲狀元衆
頗驚異謂蠡之主文以公道取士崔之獻藝由善價成名一第
則可矣首冠未爲得以是人有詰於蠡者答曰崔某固是及第
人但狀頭是某私恩所致耳具以前事告之於是中外始服名
益重焉

出芝田錄

盧肇

李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德裕破之由是結
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嘗
左宦宜陽肇投以文卷由此見知後隨計京師每謁見待以優
禮舊例禮部放榜先呈宰相會昌三年王起知舉問德裕所欲
答曰安用問所欲爲如盧肇丁稜姚鵠豈可不與及第邪起於
是依其次而放

出玉泉子

丁稜

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啓詞語一
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密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稜也
稜口吃又形體小陋迨引見卽俛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
稜頽然發汗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能發其後語
而罷左右皆笑翌日有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無

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非爭聲邪

出玉泉子

顧非熊

顧非熊况之子滑稽好辨凌轢氣焰子弟為衆所怒非熊既為所排在舉場垂三十年屈聲聒人耳會昌中陳商放榜上怪無非熊名召有司追榜放及第時天下寒進皆知勸矣詩人劉得仁賀詩曰愚為童稚時已解念君詩及得高科晚須逢聖主知

出撫言

李德裕

李德裕以已非由科第恒嫉進士舉者及居相位貴要束手德裕嘗為藩府從事日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適與德裕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軸誤與德裕舉子既誤復請之曰某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

出玉泉子

張漬

張漬會昌五年陳商下狀元及第翰林覆落漬等八人趙胃南貽漬詩曰莫向春風詭酒杯謫僊真個是僊才猶堪與世為祥瑞曾到蓬山頂上來

出撫言

宣宗

宣宗酷好進士及第每對朝臣問及第苟有科名對者必大喜便問所試詩賦題目拜主司姓名或有人物稍好者偶不中第嘆惜移時常於內自題鄉貢進士李道龍

出盧氏雜說

盧渥

唐陝州廉使盧渥在舉場甚有時稱曾於澹水逆旅遇宣宗皇帝微行意其貴人斂身迴避帝揖與相見乃自稱進士盧渥帝請詩卷袖之乘驟而去他日對宰臣語及盧渥令主司擢第渥

太平廣記 卷百八十三
不自安恐僭冒之辱宰相問渥與主上有何階緣渥乃具陳因
由時亦不以爲忝蓋事業亦得之矣渥後自廉察人朝知舉遇
黃寇犯闕不及終場趙崇大夫戲之曰出腹不生養主司也然
盧家未嘗知舉盧相攜耻之拔爲主文章不果也出北夢瑣言

劉蛻

荆南解比號天荒大中四年劉蛻以是府解及第時崔鉉作鎮
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蛻蛻謝書略曰五十年來自是人廢一
千里外豈曰天荒出撰言

苗台符張讀

苗台符六歲能屬文聰悟無比十餘歲博覽羣籍著皇心三十
卷年十六及第張讀亦幼擅詞賦年十八及第同年進士又同
佐鄭薰少師宣州慕二人常列題於西明寺東廊或竊注之曰

一雙前進士兩箇阿孩兒台符十七不祿讀位至禮部侍郎出撰言

許道敏

許道敏隨薦之初獲知於時相是冬主文者將蒞事於貢院謁
於相門相大稱其卓苦藝學宜在公選主文受命而去許潛知
其旨則磨礪以須屈指試期大掛人口俄有張希復員外結婚
於丞相奇章公之門親迎之夕辟道敏爲僮道敏乘其喜氣縱
酒飛章搖珮高譚極歡而罷無何時相敷奏不稱旨移秩他郡
人情恐異主文不敢第於甲乙自此晦昧墮坎不復振舉繼丁
家故乖二十載至大中六年崔璵知舉方擢於上科時有同年
張讀一舉成事年十有九乃道敏敗於垂成之冬僮導張希復
之子牛夫人所生也出唐闕史

崔殷夢

崔殷夢宗人瑤門生也夷門節度使龜從之子同年首冠於壤
壤白瑤曰夫一名男子飾身世以為美他不可以等將也近歲
關試內多以假為名求適他處甚無謂也今乞侍郎不可循其
舊轍瑤大以為然一日壤等率集同年詣瑤起居既坐瑤笑謂
壤等曰昨得大梁相公書且欲崔先輩一到駿馬健僕往復當
不至稽滯幸諸先輩留意壤以座主之命無如之何出玉泉子

顏標

鄭侍郎薰主文舉人中有顏標者薰誤謂是魯公之後時徐方
未寧志在激勸忠烈郎以標為狀元及謝恩日從容問及廟院
標曰標寒進也未嘗有廟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尋為無名子
所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出撫言

溫廷筠

溫廷筠燈燭下未嘗起草但籠袖凭几每賦一韻一吟而已故
場中號為溫八吟出撫言

盧彖

崔沆及第年為主罰錄事同年盧彖俯近關讌堅請假往洛下
拜慶既而淹緩久之及同年讌於曲江亭子彖以雕幃載妓微
服彈鞞縱觀於側遽為團司所發沆判之略曰深攬席帽密映
羶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出撫言

翁彥樞

翁彥樞蘇州人應進士舉有僧與彥樞同鄉里出入故相國裴
公垣門下以其年耄優惜之雖中門內亦不禁其出入手持貫
珠閉目以誦佛經非寢食未嘗輟也垣主文柄入貢院子勛質

日議榜於私室僧多處其間二子不之虞也其擬議名氏迨與奪進退僧悉熟之矣歸寺而彥樞訪焉僧問彥樞將來得失之耗彥樞將對以無有成遂狀僧曰公成名須第幾人彥樞謂僧戲已答曰第八人足矣郎復往裴氏之家二子所議如初僧忽張目謂之曰侍郎知舉邪郎君知舉邪夫科第國家重事朝廷委之侍郎意者欲侍郎刻革前弊孤平得路今之與奪率由郎君侍郎寧偶人邪且郎君所與者不過權豪子弟未嘗以一平人藝士議之郎君可乎即屈其指自首及末不差一人其豪族私讎曲折畢中二子所諱勛等大懼郎問僧所欲且以金帛啗之僧曰貧僧老矣何用金帛爲有鄉人翁彥樞者徒要及第耳勛等曰郎列在丙科僧曰非第八人不可也勛不得已許之僧曰與貧僧一文書來彥樞其年及第竟如其言

出玉泉子

劉虛白

劉虛白與裴垣早同硯席垣主文虛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一絕句云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麻衣待至公孟繁年長於魏公放榜日榮出行曲謝沆泣曰先輩吾師也沆泣榮亦泣榮出入場籍三十年長孫籍與張公舊交公兄呼籍公嘗諷其改圖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出據言

封定卿

大中後進士尤盛封定卿丁茂珪舉子與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舉方成名何進退之相懸也先是李都崔雍孫瑄鄭嵎四君子蒙其眄睐者因是進昇故曰欲得命通問瑄嵎都

雍出北夢瑄言

馮藻

唐馮藻常侍宿之子涓之叔父世有科名藻文彩不高酷愛名第已十五舉有相識道士謂曰某曾入靜觀之此生無名第但有官職也亦未之信更應十舉已二十五舉矣姻親勸令罷舉且謀官藻曰譬如一生無成更誓五舉無成遂三十舉方就仕宦歷鄉監峽牧終於騎省

出北夢瑣言

趙琮

趙琮妻父為鍾陵大將琮以久隨計不第窮悴甚妻族益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州郡請之春設者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其妻雖貧不能無往然所服故弊眾以帷隔絕之設方酣廉使忽馳吏呼將將驚且懼既至廉使臨軒手持一書笑曰趙琮得非君子壻乎曰然乃告之適報至已及第

矣郎授所持書乃榜也將遽以榜奔歸呼曰趙郎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障相與同席競以簪服而慶遺焉

出王泉子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三

貢舉六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劉鄴

葉京

李藹

房珣

汪遵

劉允章

王凝

盧尚卿

李堯

高湜

公乘億

孫龍光

王璘

蔣凝

吳融

盧光啓

王彥昌

杜昇

鄭昌圖

程賀

陳璠

秦韜玉

陸扆

張曙

崔昭矩

賈泳

劉鄴字漢藩咸通中自長春官判官召入內庭特賜及第韋

太平廣記 卷一百一十三
義以兄在相位應舉不得特賜及第擢入內庭出摭言

葉京

葉京建州人也極有賦名向遊大梁常預公宴因與監軍使面熟及至京師時已遂登科與同年連鑣而行逢其人於通衢馬上相揖因之謗議喧然後頗至沈棄終於太學博士出摭言

李藹

李藹應舉功勤敏妙絕倫人謂之束翅鷄子咸通二年及第出盧氏雜說

房珣

房珣河南人太尉之孫咸通四年垂成而敗先是名第定矣無何寫試之際仰泥土落擊翻硯瓦汚試紙珣以中表重地祇薦珣一人主事不獲已須應之珣既臨曙更請印副試主司不諾

遂罷出摭言

汪遵

許棠宣州涇縣人早修舉業鄉人汪遵者幼為小吏洎棠應二十餘舉遵猶在胥徒然善為絕句詩而深晦密一旦辭役就貢會棠送客至灞澹忽遇遵於途中棠訊之曰汪都都者吏之呼也何事至京遵對曰此來就貢棠怒曰小吏無禮而果與棠同硯席棠甚侮之後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出摭言

劉允章

劉允章題目天下為家賦給事中杜裔體進疏論事雖不行時以為當崔澹至仁伐不仁賦亦頗招時議薛耽盛德日新賦韻脚云循乃無已劉子震通狀請改為修字當時改正出盧氏雜說

王凝

王凝清族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臥或慮夢中見其先祖曾牧絳州於時司空圖方應進士舉自別墅到郡謁見後更不訪親知闈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訪親知郎不造郡齊王知之謂其專敬愈重之及知舉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訝其名姓甚暗成事太速有浮薄者號之爲司徒空王知有此說因召一榜門生開筵宣言於衆曰某切忝文柄今年榜帖全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圖聲彩益振

出北夢瑣言

盧尚卿

咸通十一年以龐勛盜據徐州久屯戎卒連年飛輓物力方虛因詔權停貢舉一年是歲進士盧尚卿自遠至關聞詔而迴乃賦東歸詩曰九重丹詔下塵埃深瓌文闈罷選才桂樹放教遮月長杏園終待隔年開自從玉帳論兵後不許金門諫獵來今

日霸陵橋上過關人應笑臘前迴

出年號記

李堯

李堯及第在偏侍下俯逼起居宴霖雨不止因遣賃油幕以張去聲之堯先人舊廬昇平里凡用錢七百緡自所居連亘通衢迨之一里餘參御輩不啻千餘人羈馬車輿闐咽門巷往來無有霑濕者而金壁照耀別有嘉致堯時爲丞相韋保衡所委干預政事號爲李八郎其妻又南海韋宙女恒資之金帛不可勝紀

出撫言

高湜

咸通十二年禮部侍郎高湜知舉榜內孤平者公乘億有賦三百首人多書於壁許棠有洞庭詩尤工時人謂之許洞庭最者有聶夷中少貧苦精於古體有公子家詩云種花滿西園花發

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爲惡草又詠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
子斲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鋤田當日午汗滴
禾下土誰念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
穀鑿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爲光明燭不照綺
羅筵只照逃亡屋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

出據
言

公乘億

公乘億魏人也以詞賦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舉矣嘗大病
鄉人誤傳已死其妻自河北來迎喪會億送客至坡下遇其妻
始夫妻濶別積十餘歲億時在馬上見一婦粗纒跨驢依稀與
妻類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詰之果億內子與之相持
而泣路人嘆異之後旬日億登第矣

出
言

孫龍光

孫龍光崔殷夢下狀元及第前一年嘗夢積木數百龍光踐履
往復旣而請一李處士圓之處士曰賀郎君喜來年必是狀元
何者已居衆材之上

出據
言

王璘

長沙日試萬言王璘詞學富贍非積學所致崔詹事廉問持表
薦之於朝先是試之於使院璘請書吏十人皆給几硯璘矜絺
捫腹往來口授十吏筆不停輟首題黃河賦三千字數刻而成
又烏散餘花落詩三十首援毫而就時忽風雨暴至數幅爲迴
飈所卷泥滓霑漬不勝舒卷璘曰勿取但將紙來復縱筆一揮
斯須復十餘篇矣時未停午已積七千餘言崔公語試官曰萬
言不在試限但請召來飲酒黃河賦復有僻字百餘請璘對衆
朗宣旁若無人至京時路巖方當軸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沾激

曰請俟見帝嚙聞之大怒亟命奏廢萬言科璘杖策而歸放曠於杯酒間雖屠沽無間然矣出據言

蔣凝

乾符中蔣凝應寵詞爲賦止及四韻遂白而去試官不之信逼請所謂凝以實告旣而比之諸公疑有德色試官歎息久之頃刻之間播於人口或稱之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出據言

吳融

吳融字子華廣明中和間久負屈聲雖未擢第同人率多執費謁之如先達有王圖者工詞賦投卷凡旬月融旣見之殊不言圖之臧否但問圖曰吏曾得盧休信否何堅臥不起惜哉融所得不如他休圖之中表長於八韻向與融同硯席晚年拋廢歸

鏡中別墅

出據言

盧光啓

盧光啓先人伏法光啓兄弟修飾赴舉謂親知曰此乃開荒也然其立性開謹著初舉子一卷卽進取諸事皆此類也策名後揚歷臺省受知於租庸張濬濬出征并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爲一幅朝士至今數之蓋重疊別紙自光啓始也唐末舉人不問事行文藝但勤於請謁號曰精切亦皆法於光啓爾其族第汝弼嘗爲張濬出征判官傳檄四方其略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版蕩自謂人曰天生朱耶赤子供我之筆也山北夢瑣言

王彥昌

王彥昌太原人家世簪冕推於鼎甲廣明歲駕幸西蜀敕賜及第後爲嗣薛王知柔判官昭宗幸石門時宰臣學士不及隨駕

知柔以京兆尹權中書事屬近輔表章繼至勤於批答知柔以
彥昌名聞遂命權知學士居半歲出拜京兆尹加左常侍大理
卿爲寺胥所累南遷出撫言

杜昇

杜昇父宣猷終宛陵昇有詞藻廣明歲蘇導給事刺劍州昇爲
軍卒駕幸西蜀例得召見特敕賜緋導尋入內庭韋中令自翰
長拜主文昇時已拜小諫抗表乞就試從之登第數日有救復
前官拜服色議者榮之出撫言

昇自拾遺賜緋却應舉及第又拾遺時號著緋進士

出孟氏雜說

鄭昌圖

被嘲附

廣明年中鳳翔副使鄭侍郎昌圖未及第前嘗自任以廣度弘
襟不拘小節出入遊處悉恣情焉泊至輿論喧然且欲罷舉其

時同里有親表家僕自宋毫莊上至告其主人云昨過洛京於
穀水店邊逢見二黃衣使人而來某遂與同行至華嶽廟前二
黃衣使與某告別相揖於店後面謂某曰君家郎君應進士舉
元僕曰我郎主官已高諸郎君見修學次又問曰莫親戚家兒
郎應無曰有使人曰吾二人乃是今年送榜之使也自泰山來
到金天處抑署其榜子幸相遇僕遂請竊窺其榜使者曰不可
汝但記之遂畫其地曰此年狀頭姓偏傍有下名兩字下一字
在口中榜尾之人姓偏傍亦有此下名兩字下一字亦在口中
記之記之遂去鄭公親表頗異其事遂訪岐副具話之且勉以
就試昌圖其年狀頭及第榜尾鄒希回也姓名畫點皆同出玉堂閑話

又咸通中以進士車服僭差不許乘馬時塲中不減千人雖勢

可熱手亦皆騎驢或嘲之曰今年救下盡騎驢短袖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申愁殺鄭昌圖相國魁偉甚故有此句出據言

程賀

唐崔亞郎中典眉州程賀以鄉役充廳僕其第在州曹為小書吏崔公見賀風味有似儒生因詰之曰爾讀書乎賀降階對曰薄涉藝文崔公指一物俾其賦詠雅有意思因令歸選日裝寫所業執贄甚稱獎之俾稱進士依崔之門更不他岐凡二十五舉及第每入京館於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亞卒之日賀為崔公衰服三年人皆美之出北夢瑣言

陳嶠

陳嶠謁安陸鄭誠三年方一相面從容誠謂嶠曰識閔廷言否嶠曰偶未知聞誠曰不妨與之往還其人文似西漢出據言

秦韜玉

秦韜玉出入田令孜之門車駕幸蜀韜玉已拜丞郎判離及小歸公主文韜玉准敕放第仍編入其年榜中韜玉致書謝新人皆呼同年略曰三條燭下雖阻文闈數仞墻邊幸同恩地出據言

陸扆

陸扆舉進士屬僖宗幸梁洋隨駕至扆在與中書舍人鄭損同止逆旅扆為宰相韋昭度所知欲身事之速了屢告昭度昭度曰柰已深夏復使何人為主司扆以鄭損對昭度從之因令扆致意榜帖皆扆自定其年六月狀頭及第後在翰林署時苦熱同列戲之曰今日好造榜矣然扆名冠一時兄弟三人時謂三陸希聲及威也出北夢瑣言

張曙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西川同舉相與詰日者問命時曙自恃才
名籍甚人皆目爲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無何日者殊不顧
曙第目崔曰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愠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
須待崔家郎君拜相當此時過堂旣而曙果以慘恤不終場昭
緯其年首冠曙以篇什刺之曰千里江西陪驥尾五更風小失
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爲何人崔甚不平會夜飲崔
以巨觥飲張張推辭再三崔曰但喫却待我作宰相與郎君取
狀頭張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後七年崔自內廷大拜張後於
裴贄下及第果於崔下過堂

出據
言

崔昭矩

崔昭矩大順中裴贄下狀元及第翌日兄昭緯登庸王侗丞相
魯公損之子侗及第翌日損登庸侗過堂別見歸點親迎拜席

曰狀元及第榜下狀巡脫白晷月無疾而卒

出據
言

賈泳

賈泳父修有義聲泳落拓不拘細碎嘗佐武臣倅晉州時昭宗
幸蜀三榜裴相贄時爲前主客員外客游至郡泳接之傲睨裴
嘗簪笏造泳泳戎裝一揖曰主公尚書邀放鶴子勿怪如此惚
惚而退裴贄頗銜之後裴三主文柄泳兩舉爲裴所黜旣而謂
門人曰賈泳老倒可哀吾當報之以德遂放及第

出據
言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四

貢舉七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昭宗

韋甄

叙事
中缺

劉纂

鍾傳

盧文煥

趙光逢

盧延讓

韋貽範

楊玄同

封舜卿

高輦

氏族

李氏

王氏

七姓

李積

崔湜

類例

李嶠

張說

楊氏

李益

莊恪太子妃

白敏中

汝州衣冠

黃生

昭宗

昭宗皇帝頗為孤進開路崔凝覆試但是子弟無問文章高下率多退落其間屈人頗多孤寒中唯程晏黃韜擅場之外其餘以呈試考之濫得亦不少矣然如王貞白張蠙律詩趙觀文古風之作皆臻前輩之閫闔者也出據

劉纂

劉纂者商州劉蛻之子也亦善為文乾寧中寒栖京師偶與一鑿士為鄰纂待之甚至往往假貸之其人即樞密使門徒嗣薛王為大京兆鑿工因為知柔診脉從容之際盛言纂之窮且屈知柔甚領覽會試官以解送等第稟於知柔知柔謂纂是開府門前人鑿者之言必開府之意也非解元不可由是以纂居首送纂亦莫知其由自是纂落數舉方悟竟無以自雪出據

鍾傳

唐朝自廣明庚子之亂甲辰天下大荒車駕再幸岐梁饑殍相望郡國率不以貢士為意江西節帥鍾傳起於義聚奄有疆土克庭述職為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薦賢為急務雖州里白丁片文隻字求貢於有司者莫不盡禮接之至於考試之辰設會供帳甲於治平行鄉飲之禮嘗率賓佐臨視拳拳然有喜色後大會以餞之筐篋之外率皆資以桂玉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其餘皆不減十萬垂三十載此志未嘗稍息時舉子者以公鄉關節不遠千里而求首薦歲常不下數輩

盧文煥

盧文煥光化二年狀元及第頗以謙醜為急務常府開讌同年皆患貧無以致之一旦給以遊齊國公亭子既自皆解帶從容

煥命團司牽驢時柳璨告文煥以驢從非已有文煥曰藥不瞑
眩厥疾弗瘳璨甚銜之居四年璨登庸文煥憂戚日加璨每遇
之曰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出據言

趙光逢

光化二年趙光逢放柳璨及第光逢後三年不遷時璨自內庭
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徵入未幾璨坐罪誅死光逢膺大用居重
地十餘歲上表乞骸守司空致仕二年復徵拜上相出據言

盧延讓

盧延讓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延讓師薛能為詩詞意入癖時人
多笑之吳融向為侍御史出官峽中延讓時薄游荆渚貧無卷
軸未遑贄謁會融表弟滕籍者偶得延讓百篇融既覽大奇之
且曰此無他貴語不尋常耳於是稱之於府主成汭時故相張

公職於是邦常以延讓為笑端及融言之咸所改觀由是大獲
舉糧延讓深所感激然猶因循竟未相面值融赴急徵尋入內
廷孜孜於公卿間稱譽不已光化戊午歲來自襄之南融一見
如舊相識延讓嗚咽流涕於是攘臂成之矣出據言

韋貽範

羅隱顧雲俱受知於相國令狐綯顧雖離賈之子而風韻詳整
羅亦錢塘人鄉音乖刺相國子弟每有宴會顧獨預之風韻談
諧莫辨其寒素之士也顧文賦為時所稱而切於成名嘗有啓
事陳於所知只望丙科盡處竟列於尾株之前也羅既頻不得
意頗怨望竟為貴遊子弟所排挈濶東歸黃冠事平朝賢議欲
召之韋貽範沮之曰某與同舟而載雖未相識舟人告云此有
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亦可敵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

吾徒爲糝糠也由是不果召

出北夢
瑣言

楊玄同

唐天祐年河中進士楊玄同老於名場是歲頗亦彷徨未涯兆
朕宜祈吉夢以卜前途是夕夢龍飛天乃六足及見榜乃名第
六則知固有前定矣

出玉堂
閑話

封舜卿

封舜卿梁時知貢舉後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爲學士致
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澁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託致雍秉筆
當時識者以爲座主辱門生同光初致仕

出北夢
瑣言

高輦

禮部貢院凡有榜出書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陰注陽受淡墨書
者若鬼神之跡耳此名鬼書也范質云未見故實塗說之言未

敢爲是嘗記未應舉日有登第者相告舉子將策名必有異夢
今聊記憶三數夢載之於此高輦應舉夢雷電晦冥有一小龍
子在前吐出一石子輦得之占者曰雷電晦冥變化之象一石
十科也將來科第其十數矣及將放榜有一吏持王文帖子至
問小吏姓名則曰姓龍詢其名第高卑則曰第十人又郭俊應
舉時夢見一老僧履於臥榻上蹶蹶而行旣寤甚惡之占者曰
老僧上座也著履於臥榻上行履高也君其巍峩矣及見榜乃
狀元也王汀應舉時至滑州旅店夢射王慎徵一箭而中及將
放榜或告曰君名第甚卑汀答曰苟成名當爲第六人及見榜
果如所言或者問之則告以夢王慎徵則前年第六人及第今
射而中之故知亦此科第也質於癸巳年應舉考試畢場自以
孤平初舉不敢決望成名然憂悶如醉晝寢於逆旅忽有所夢

寐未叱間有九經蔣之才相訪卽驚起而坐且告以夢夢被人以朱筆於頭上亂點已牽一胡孫如驢許大蔣卽以夢占之曰君將來必捷兼是第三人矣因問其說卽曰亂點頭者再三得也朱者事分明也胡孫大者爲猿算法圓三徑一故知三數也及放榜卽第十三人也

出玉堂閑話

氏族

李氏

後魏孝文帝定四姓隴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鳴駝倍程至洛時四姓已定訖故至今謂之駝李焉

出朝野僉載

王氏

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爲美故呼爲鈔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也

出國史補

七姓

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二崔趙郡隴西二李等七姓其族望耻與諸姓爲婚乃禁其自相姻娶於是不敢復行婚禮密裝飾其女以送夫家

出國史纂異

李積

李積酒泉公義琰姪孫門戶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懷州刺史與人書札唯稱隴西李積

出國史補

崔湜

崔仁師之孫崔湜修等昆仲數人文翰列官清要每私宴之際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之人門及出身官歷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

出撰言

太平廣記

卷百八十四

五

類例

世有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有非士族及假冒者多不見錄
署云相州僧曇劉撰後柳冲亦明族姓中宗朝為相州刺史詢
問舊老云自隋已來不聞有僧曇劉蓋懼嫉於時故隱其名氏
出國
史補

李嶠

初李嶠與李迥秀同在廟堂奉詔為兄弟又西祖王璋與信安
王禕同產故趙郡隴西二族昭穆不定一會之中或孫為祖或
祖為孫出國
史補

張說

張說好求山東婚姻當時皆惡之及後與張氏親者乃為申明
四姓鄭氏不離滎陽又崗頭盧澤底李士門崔皆為鼎甲出國
史補

楊氏

楊氏自楊震號關西孔子葬於潼關亭至今七百餘年子孫猶
在閩鄉故宅天下一家而已出國
史補

李益

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於姑臧公時人謂尚書為文
章李益庶子為門戶李益而尚書亦兼門地焉嘗姻族間有禮
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甚笑今日局席兩箇坐頭總是李益
出國
話錄

莊恪太子妃

文宗為莊恪選妃朝臣家子女者悉被進名士庶為之不安帝
知之召宰臣曰朕欲為太子婚娶本求汝鄭門衣冠子女為新
婦聞在外朝臣皆不願共朕作親情何也朕是數百年衣冠無

何神堯打家羅訶去因遂罷其選出盧氏
襍說

白敏中

白敏中為相嘗欲以前進士侯溫為子壻且有日矣其妻盧氏曰身為宰相願為我壻者多矣已既姓白又以侯氏兒為壻必為人呼作侯白爾敏中為之止焉敏中始婚也已朱紫矣嘗戲其妻為接脚夫人又妻出輒導之以馬妻既憾其言每出必命撤其馬曰吾接脚夫人安用馬也出玉
泉子

汝州衣冠

汝州衣冠無非望族多有子女有汝州參軍亦令族內於一家求親其家不肯曰某家世不共軒冕家作親情出盧氏
襍說

黃生

有黃生者擢進士第人問與頗同房否對曰別洞黃本溪洞豪

姓生故以此對人雖哈之亦賞其直實也出尚書
故實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四

太平廣記

卷一百八十四

七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五

銓選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蔡廓

謝莊

劉林甫

張說

溫彥博

戴胄

唐皎

楊師道

高季輔

薛元超

楊思玄

張仁禕

裴行儉

三人優劣

劉奇

狄仁傑

鄭杲

薛季昶

鄧渴

李至遠

張文成

鄭愔崔湜

糊名

蔡廓

宋廢帝時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錄尚書徐羨之謂中書令傅亮

日黃門已下悉委蔡吾徒不復歷懷自此已上故宜共參同異
廓聞之曰我不能為徐羨之署紙尾也遂辭不拜出建康實錄

謝莊

宋謝莊字希逸侍中微之子黃門思之孫美儀容善談論工書
屬文好言玄理少為文帝所賞帝一見之輒歎曰藍田生美玉
豈虛也哉莊代顏峻為吏部尚書峻容貌嚴毅常有不可犯之
色莊風姿溫美人有喧訴常歡笑答之故時人語曰顏吏部瞋
而與人官謝吏部笑不與人官莊遷中書令侍中謚曰憲莊家
世無年五十者莊年四十二祖四十七曾祖四十三高祖三十
子拙濬並知名出談數

劉林甫

唐武德初因隨舊制以十一月起選至春即停至貞觀二年劉

林甫為吏部侍郎以選限促多不究悉遂奏四時聽選隨到注

擬當時以為便出唐會要

張說

武德七年高祖謂吏部侍郎張說曰今年選人之內豈無才用
者卿可簡試將來欲縻之好爵於是說以張行成張知運等數
人應命時以為知人出唐會要

溫彥博

貞觀元年溫彥博為吏部郎中知選意在沙汰多所擯抑而退
者不伏囂訟盈庭彥博惟騁辯與之相詰終日喧擾頗為識者
所嗤出唐會要

戴胄

貞觀四年杜如晦臨終請委選舉於民部尚書戴胄遂以兼檢

太平廣記 卷之八十三 三十一
校吏部尚書及在銓衡頗抑文雅而獎法吏不適輪轅之用物
以是刺之出唐會要

唐皎

唐貞觀八年十一月唐皎除吏部侍郎常引人入銓問何方穩
便或云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云親老先住江南郎唱之隴
右論者莫測其意有一信都人希河朔因給云願得江淮郎注
與河北一尉由是太被選人給言欺之出唐會要

楊師道

貞觀十七年楊師道爲吏部尚書貴公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練
所署多非其才深抑勢貴及親黨將以避嫌時論譏之出唐會要

高季輔

貞觀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輔知選凡所銓綜時稱允愜至十

八年於東都獨知選事上賜金鏡一面以表清鑒出唐會要

薛元超

永徽元年中書舍人薛元超好汲引寒俊嘗表薦任希古高智
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真等十餘人時論稱美出唐會要

楊思玄

龍朔二年司列少常伯楊思玄恃外戚貴待選流多不以禮而
排斥之爲選者夏侯彪所訟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官時中
書令許敬宗曰必知楊吏部之敗或問之對曰一彪一狼共著
一羊不敗何待出唐會要

張仁禕

唐總章二年十一月吏部侍郎李敬玄委事於員外張仁禕有
識畧幹能始造姓曆改修狀抹銓替等程式敬玄用仁禕之法

銓總式序仁禕感國士見委竟以心勞嘔血而死出唐會要

裴行儉

咸亨二年有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咸為延譽引以示裴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益寡楊應至今長餘竝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勳未知名因調選遂為行儉深禮異仍謂曰有晚生子息恨不見其成長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願識此輩其後果如其言行儉嘗所引偏裨將有程務挺張虔勗崔智晉王方翼党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盡為名將出唐會要

三人優劣

長壽二年裴子餘為鄆縣尉同列李隱朝程行謨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雍州長史陳崇業三人優劣孰先

崇業曰譬之春蘭秋菊俱不可廢

劉奇

證聖元年劉奇為吏部侍郎注張文長司馬鯉為監察御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謝之奇正色曰舉賢本自無私二君何為見謝出唐會要

狄仁傑

聖曆初狄仁傑為納言頗以藻鑒自任因舉桓彥範敬暉崔玄暉張柬之袁恕已等五人後皆有大勳復舉姚元崇等數十人悉為公相聖曆中則天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獨薦其子光嗣由是拜地官員外蒞事有聲則天謂之曰祁奚內舉果得人也出唐會要

鄭果

聖曆二年吏部侍郎鄭果注韓思復為太常博士元稀聲京地士曹嘗謂人曰今年掌選得韓元二子則吏部不負朝廷矣唐出

薛季昶

長安三年則天令雍州長史薛季昶擇僚吏堪為御史者季昶以問錄事參軍盧齊卿齊卿舉長安縣尉盧懷慎李體光萬年縣尉李義崔湜咸陽縣丞倪若水盩厔縣尉田崇璧新豐縣尉崔日用後皆至大官出唐會要

鄧渴

弘道元年十二月吏部侍郎魏克已銓綜人畢放長榜遂出得留人名於是衢路喧嘩大為冬集人援引指擿貶為太子中允遂以中書舍人鄧玄挺替焉又無藻鑒之目及患消渴選人因

號鄧渴出唐會要

李至遠

如意元年九月天官郎中李至遠權知侍郎事時有選人姓刁又有王元忠竝被放乃密與令史相知減其點畫刁改為丁王改為士擬授官後郎添成文字至遠一覽便覺曰今年銓覆萬人物識姓名安有丁士者哉此刁某王某也省內以為神明唐出

會要

張文成

唐張文成曰乾封以前選人每年不越數千垂拱以後每歲常至五萬人不加衆選人益繁者蓋有由矣嘗試論之祇如明經進士十周二衛勳散雜色國官直司妙簡實材堪入流者十分不過一二選司考練總是假手冒名勢家囑請手不把筆郎送

東司眼不識文被舉南館正員不足權補試攝檢校之官賄貨
縱橫贓污狼籍流外行署錢多即留或帖司助曹或員外行案
更有挽郎輦脚管田當屯無尺寸功夫竝優與處分皆不事學
問唯求財賄是以選人冗冗甚於羊羣吏部喧喧多於蟻聚若
銓實用百無一人積薪化薪所從來遠矣出朝野僉載

鄭愔崔湜

唐鄭愔爲吏部侍郎掌選贓污狼籍引銓有選人繫百錢於靴
帶上愔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而不言時崔湜
亦爲吏部侍郎掌選有選人引過分疎云某能翹關負米湜曰
若壯何不兵部選答曰外邊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即得

出朝野僉載

糊名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
判之糊名自此始也武后時投匭者或不陳事而有嘲謔之言
於是乃置使先閱其書奏然後投之匭院有司自此始也出國史異纂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六

詮選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斜封官

盧從愿

韋抗

張仁愿

杜暹

魏知古

盧齊卿

王丘

崔琳

裴光庭

薛據

李林甫

張說

張奭

楊國忠

陸贄

鄭餘慶

裴遵慶

李絳

李建

崔安潛

斜封官

唐景龍年中斜封得官者二百人從屠販而踐高位景雲踐祚
尚書宋璟御史大夫畢構奏停斜封人官璟構出後見鬼人彭

卿受斜封人賄賂奏云見孝和怒曰我與人官何因奪却於是斜封皆復舊職偽周革命之際十道使人天下選殘明經進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揚不曾試練竝與美職塵黷士人之品誘悅愚夫之心庸才者得官以為榮有才得官以為辱昔趙王倫之篡也天下孝廉秀才茂異竝不簡試雷同與官市道屠沽亡命不軌皆封侯略盡太府之銅不供鑄印至有白版侯者朝會之服貂者大半故諺云貂不足狗尾續小人多幸君子耻之無道之朝一何連類也惜哉

出朝野僉載

盧從愿

景雲元年盧從愿為侍郎精心條理大稱平允其有冒名偽選虛增功狀之類皆能擿發其事典選六年頗有聲稱時人曰前有裴馬後有盧李裴郎行儉馬謂戴李謂朝隱

出唐會要

韋抗

景雲二年御史中丞韋抗加京畿按察使舉奉天縣尉梁昇鄉新豐尉王倓金城縣尉王水萃原縣尉王燾為判官其後皆著

名位

出唐會要

張仁愿

景雲二年朔方總管張仁愿奏用監察御史張敬忠何奕長安縣尉寇泚鄠縣尉王易從始平縣主簿劉體微分判軍事義烏縣尉晁良貞為隨軍後皆至大官

出唐會要

杜暹

景雲二年盧從愿為吏部侍郎杜暹自婺州參軍調集補鄭縣尉後暹為戶部尚書從愿自益州長史入朝暹立在盧上謂之曰選人定何如盧曰亦由僕之藻鑑遂使明公展千里足也

出唐

會要

魏知古

先天元年侍中魏知古嘗表薦洹水縣令呂太一蒲州司功參軍齊瀚右內率府騎曹柳澤及為吏部尚書又擢密縣尉宋遙左補闕袁暉封希顏伊闕縣尉陳希烈其後咸居清要

出唐會要

盧齊卿

開元元年盧齊卿為幽州刺史時張守珪為果毅特禮接之謂曰十年內當節度果如其言也

出唐會要

王丘

開元八年七月王丘為吏部侍郎擢山陰尉孫述樅林尉張鏡微湖城丞張晉明進士王泠然李昂等不數年登禮闈掌綸誥焉

出唐會要

崔琳

十一年十二月吏部侍郎崔琳銓日收選殘人盧怡裴敦復於號鄉等十數人無何皆入臺省眾以為知人

出唐會要

裴光庭

開元十八年蘇晉為侍郎而侍中裴光庭每過官應批退者但對眾批簿以朱筆點頭而已晉遂榜選院門下點頭者更引注擬光庭以為侮已不悅時有門下主事閻鱗之為光庭腹心專主吏部過官每鱗之裁定光庭隨口下筆時人語曰鱗之口光庭手

出唐會要

薛據

開元中薛據自恃才名於吏部參選請授萬年錄事諸流外官共見宰執訴云錄事是某等清要官今被進士欲奪則某等色

三百九十

人無措手足矣遂罷

出撫言

李林甫

自開元二十年吏部置南院始懸長名以定留放時李林甫知選寧王私謁林甫曰就中乞一人林甫責之於是榜云據其書判自合得留緣屬寧王且放冬集

出國史補

張說

中書舍人張均知考父左相張說知京官考特注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祁奚舉子義不務私至如潤色王言章施帝載道參墳典例絕常功恭聞前烈尤難其任豈以嫌疑敢撓綱紀考上下

出玄宗實錄

張奭

苗晉卿典選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參選晉卿以倚子思悅附之

考等第凡六十四人奭在其首蘇考蘊者為薊令乃以選事告祿山祿山奏之玄宗乃集登科人於花萼樓前重試升第者十無一二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人謂之拽白上大怒貶倚敕曰庭闈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乃以托人天下為戲談

晉卿貶安康

出盧氏雜說

楊國忠

天寶十載十一月楊國忠為石相兼吏部尚書奏請兩京選人銓日便定留放無少長各於宅中引注號國姊妹垂簾觀之或有老病醜陋者皆指名以笑雖士大夫亦遭詆耻故事兵吏部注官訖於門下過侍中給事中省不過者謂退量國忠注官呼左相陳希烈於坐隅給事中行列於前曰既對注擬郎是過門下了希烈等腹排而已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衣紫與本曹郎官

藩屏外排比案牘趨禿語事乃謂簾中楊氏曰兩箇紫袍主事何如楊乃大噱選人鄭○附會其旨與二十餘人率錢於勤政樓設齋簾為國忠立碑於尚書省南所注吏部三銓選人專務執掌不能躬親皆委典及令史孔目官為之國忠但押一字猶不可遍出唐續會要

陸贄

貞元八年春中書侍郎平章事陸贄始復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數年一置選選人併至文書多不可尋勘真偽紛雜吏因得大為奸巧選人一踉跌或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贄命吏部分內外官員為三分計闕集人歲以為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出唐會要

鄭餘慶

劉禹錫曰宣平鄭相之銓衡也選人相賀得入其銓劉禹錫曰予從第某在鄭銓注湖州一尉唱唯而出鄭呼之却迴曰如公所試場中無五六人一唱便受之此而不獎何以銓衡公要何官去家穩便曰家住常州乃注武進縣尉選人翕然畏而愛之及後作相過官又稱第一其有後於魯也又去陳諷張復元各注畿縣請換縣允之既而張却請不換鄭榜子引張纔入門已定不可改時人服之出嘉話錄

裴遵慶

裴遵慶罷相知選朝廷優其年德令就第注官自宣平坊榜引士子以及東市兩街時人以為盛事出國史補

李絳

長慶初吏部尚書李絳議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旬

太平廣記 卷一百八十七 四百五

日出為東都留守自是選曹成狀常速畢出國史補

李建為吏部郎中常曰方今秀茂皆在進士使僕得志當令登

第之歲集於吏部使尉繫縣既罷復集稍尉望縣既罷乃尉畿

縣而升於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遲速為宜既

登第遂食祿既食祿必登朝誰不欲也無淹翔以守常限無紛

競以來奔捷下曹得其循舉上位得其更歷就而言之其利甚

博議者多之出國史補

崔安潛

崔安潛東洛掌選時選人中不能顯其姓名竊顧雲啓事投獻

者崔公不之知大賞歎召之與語便注一超資縣令後有人曰

崔公方悔出盧氏雜說

第一百八十六卷終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七

職官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宰相

上事

蘇瓌

兩省

獨孤及

參酌院

陽城

呂溫

韋絢

李程

雜說

御史

同州御史

崔遠

嚴武

押班

臺門

歷五院

韓臯

雜說

使職

尚書省

崔日知

度支

柳闢

省橋

秘書省

魚袋

莎廳

宰相

凡拜相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私第至於子城東街名曰沙堤有服假或問疾百僚就第有司設幕次排班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備珂傘列燭有五六百炬謂之火城宰相火城將至則皆撲滅以避宰相判四方之事有都堂處分有司有堂帖下次押名曰花押黃敕既下小異同曰黃帖宰相呼為堂老初百官早朝必立馬建福望僊門外宰相則於光宅車坊以避風雨元和初始置待漏院出國史補

上事

凡中書門下竝於西省上以便禮儀五品以上宰相送上乃竝

卿參出國史補

蘇瓌

景龍三年蘇瓌除尚書右僕射時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計獻食名曰燒尾瓌因侍內宴將作大匠宗晉卿謂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善邪帝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者主陰陽助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出國史補

兩省

諫議無事不入每遇入省有厨食四孔炙中書舍人時謂宰相判官宰相親嫌不拜知制誥為屣脚又云不由三字直拜中書舍人者謂之捷額裏頭其制誥之本出自王言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嘆曰此聖明主也一見決矣近者凡有詔敕皆責成羣下褒貶之言哲王所慎凡百具察王公卿士始褒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

比以斗筭下才罪不容責同為一士之行同出君上之言愚智
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蓋天子無戲言言之苟失則取九天
下出盧氏
下襟說

獨孤及

獨孤及求知制誥試見元載元知其所欲迎謂曰制誥阿誰堪
及心知不我與而與他也乃薦李紆時楊炎在閣下忌及之來
故元阻之乃二人力也出嘉
話錄

參酌院

長慶初穆宗以刑法為重每大獄有司斷罪又令給事中中書
舍人參酌出入之百司呼為參酌院出國
史補

陽城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錮居閩鄉拜拾遺李周南居曲江

拜校書郎時人以轉遠轉高轉近轉卑出國
史補

呂溫

通事舍人宣詔舊命拾遺團句把麻者蓋謁者不知書多失句
度故用拾遺低摘聲句以助之及呂溫為拾遺被喚把麻不肯
去遂成故事拾遺不把麻者自呂始也時柳宗元戲呂云幸識
一文半字何不與他把也出嘉
話錄

韋絢

開成末韋絢自左補闕為起居舍人時文宗稽古尚文多行貞
觀開元之事妙選左右史以魏謩為右史俄兼大諫入閣秉筆
直聲遠聞帝倚以為相者期在旦暮對敷進諫細大必行公望
美事朝廷拭目以觀文貞公之風彩會文宗宴駕時事變移遂
中輟焉時絢已除起居舍人楊嗣復於殿下先奏曰左補闕韋

絢新除起居舍人未中謝奏取進止帝領之李珪招而引之絢
即置筆札於玉階欄檻之石遽趨而致詞拜舞焉左史得中
謝自開成中至武宗即位隨仗而退無復簪筆之任矣遇簪筆
之際因得密邇天顏故時人謂兩省為侍從之班則登選者不
為不達矣出嘉話錄

李程

李程為翰林學士以階前墀日影為入候程性懶每入必踰八
墀故號為八墀學士出傳載

雜說

兩省相呼為閣老尚書丞郎相呼為曹長員外郎御史拾遺相
呼為院長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侍御史相呼為端公出國史補

御史

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分班入閣則侍御
史監奏蓋含元殿最遠用八品宣政其次用七品紫宸最近用
六品殿中得立花墀綠衣用紫案褥之類號為七貴監察院長
與同院禮隔語曰事長如事端凡上堂絕言笑有不可忍襍端
大笑則合座皆笑謂之烘堂烘堂不罰大夫中丞入三院罰直
蓋放其輕重尺寸由放吏人而大者存之黃卷三院上堂有除
改者不得終食唯刑部郎中得終之出國史補

同州御史

王某云往歲任官同州見御史出案迴止州驛經宿不發忽索
雜案又取印曆鎖驛門甚急一州大擾有老吏竊哂乃因庖人
以通憲胥許以百縑為贈明日未明御史已啓驛門盡還案牘
乘馬而去出國史補

崔遠

崔遠為監察巡囚至神策軍為吏所陷張蓋而入又諷軍中索酒食意欲結歡竇文場怒奏立敕就臺鞭於直廳而流之自是巡囚不至禁軍出國史補

嚴武

寶應二年大夫嚴武奏在外新除御史食宿私舍非宜自此乃給公乘元和中元積為監察與中使爭驛廳為其所辱始有敕節度觀察使臺官與中使先到驛者得處上廳為定制出國史補

押班

凡大朝會監察押班不足則使下侍御史因朝奏者攝之出國史補

臺門

御史臺門北開蓋取肅殺就陰之義故京臺門北開矣按鄴郡

故事云御史臺在宮城西南其門北開史故城御史臺亦北開龍朔中置桂坊為東朝憲府開亦北開然都御史臺門南開當時創造者不經反於故事同諸司蓋以權宜邪御史臺記又北開者或云是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圓通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近故開北門出談賓錄

歷五院

臺儀自大夫已下至監察通謂之五院御史國朝歷跋五院者共三人焉李尚隱張延賞溫造也出尚書故實

韓臯

韓臯為御史中丞常有所陳必於紫宸殿對百寮而請未嘗詣便殿上謂之曰我與卿言於此不盡可來延英當與卿從容或無遺事親友或謂臯曰自乾元已來羣臣啓事皆詣延英方得

詳盡公何獨於外庭對衆官以陳之無失於慎密乎韓曰御史
天下之持平也摧劉直在唯在公共所言之事貴人知之柰何
求請便殿避人竊語以私國家之法且延英之置也肅宗皇帝
以苗晉卿年老艱步故設之後來臣僚得詣便殿多以私自售
希求恩寵欲徇其身柰何以此爲望哉出傳載

雜說

諫院以章疏之故憂患略同臺中則務糺舉省中多事旨趨不
一故言遺補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輕出國史補

使職

開元已前於外則命使臣否則止自置八節度十採訪始有坐
而爲使其後名號益廣於是有所爲使則重爲官則輕故天寶末
有佩印至三十者大曆中請俸有至千貫者今在朝太清宮太

微宮度支鹽鐵轉運知苑閑廐左右巡分察監察館驛監倉監
庫左右街外任則節度觀察諸軍押蕃防禦團練經畧鎮遏招
討摧鹽水陸運管田給納監牧長春宮有時而置者則大禮禮
儀會盟刪定三司黜陟巡撫宣慰推覆選補禮會冊立弔祭供
軍糧料和糴此其大畧經置而廢者不錄官官內外悉謂之使
舊爲權臣所縮州縣所理今屬中人者有之出國史補

尚書省

郎官故事吏部郎中二廳先小銓次格式員外郎二廳先南曹
次廢置刑部分四覆戶部分兩賦其制尚矣舊說吏部爲省眼
禮部爲南省舍人考功度支爲振行比部得廓下食以飯從者
號比盤二十四曹呼左右司爲都公省中語曰後行祠屯不博
中行都門中行禮部不博前行駕庫出國史補

崔日知

崔日知歷職中外恨不居八座及為太常卿於都寺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時人謂之崔公望省樓出國史異纂

度支

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疏押案而已貞元已後始為使額郎官當直發敕為重水部員外郎劉約直宿會河北繫囚配流嶺南夜發敕直宿令史不更事唯嶺南不下河北旬月後本州聞奏約遂出官出國史補

柳闢

吏部甲庫有朱泚偽黃案數百道省中常取戲翫已而藏之柳闢知甲庫始白執政於都堂集八座丞郎焚之出國史補

省橋

尚書省東南隅通衢有小橋相目為扞項橋言侍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扞項南望南宮也都堂南門道東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郎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祠部呼為水去聲廳言其清且冷也出國史補

祕書省

唐初祕書省唯主寫書貯掌勘校而已自是門可張羅迥無統攝官屬望雖清雅而實非要劇權貴子弟及好利誇侈者率不好此職流俗以監為宰相病坊少監為給事中中書舍人病坊丞及著作郎為尚書郎病坊祕書郎及著作左郎為監察御史病坊言從職不任繁劇者當改入此省然其職在圖史非復喧卑故好學君子厭於趨競者亦求為此職焉出國史補

魚袋

太平廣記 卷一百八十七
朝儀魚袋之飾唯金銀二等至武后乃改五品以銅中宗反正
從舊出國史異纂

莎廳

京地府判司特云西法士此兩廳事多東土曹廳時號為念珠
廳蓋判案一百八道西土曹廳為莎廳廳前有莎週廻可十五
步京地府時云不立兩縣令不坐兩少尹兩縣引馬到府門傳
門而報兩尹入廳大尹亦到廳不得候兩尹坐後出不得候兩
尹立後出其京地府縣之重亦表大尹之尊京地府掾曹時人
云倚團省郎河中府司錄廳亦有綠莎昔好事者相承常漑灌
天祐已後為不好事者除之出聞奇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八

權倖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張易之

王準

王毛仲

李林甫

盧絢

李輔國

韋渠牟

魚朝恩

元載

路巖

高湘

盧隱

張易之

張易之昌宗時初入朝官位尚卑諂附者乃呼為五郎六郎自
後因以成俗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所居奢溢逾於王
者末年有人題其門曰一兩絲能得幾時絡昌儀見之遽命筆
續其下曰一日即足未幾禍及張昌宗之貴也武三思謂之王
子晉後身為詩以贈之詩至今猶存出國史異纂

王準

王鈇之子準為衛尉少卿出入宮中以鬪雞侍帝左右時李林甫方持權恃勢林甫子岫為將作監亦入侍帷幄岫常為準所侮而不敢發一言一旦準盡率其徒過駙馬王瑤私第瑤望塵趨拜準挾彈命中於瑤巾冠之上因折其玉簪以為笑樂遂致酒張樂永穆公主親御七公主即帝之長女也仁孝端淑頗推於戚里帝特所鍾愛準既去或有謂瑤曰鼠輩雖恃其父勢然長公主帝愛女君待之或闕帝豈不介意邪瑤曰天子怒無所畏但性命繫七郎安敢不爾時人多呼為七郎其盛勢橫暴人之所畏也如是

出明皇
雜錄

王毛仲

王毛仲本高麗人玄宗在藩邸與李宜得服勤左右帝皆愛之

每侍宴與姜皎同榻坐於帝前既而貴倨恃舊益為不法帝常優容之每遣中官問訊毛仲受命之後稍不如意必恣其凌辱而後遣還高力士楊思勗忌之頗深而未嘗敢言於帝毛仲妻李氏既誕育三日帝命力士賜以酒食金帛甚厚仍命其子為五品官力士既還帝曰毛仲喜否復有何詞力士曰出其兒以示臣熟眄祿中曰此兒豈不消三品官帝大怒曰往誅韋氏此賊尚持兩端避事不入我不嘗言之今敢以赤子恨我邪由是恩義益衰帝自先天在位後十五年至開府者唯四人后父王仁皎姚崇宋璟王毛仲而已

出明皇
雜錄

李林甫

張九齡在相位有謬譎匪躬之誠玄宗既在位年深稍怠庶政每見帝無不極言得失李林甫時方同列聞帝意陰欲中之時

欲加朔方節度使牛僊客實封九齡因稱其不可甚不叶帝旨
 他日林甫請見屢陳九齡頗懷誹謗於時方秋帝命高力士持
 白羽扇以賜將寄意焉九齡惶恐因作賦以獻又為歸鸞詩以
 貽林甫其詩曰海鸞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只見玉
 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
 覽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九齡泊裴耀卿罷免之日自中書至
 月華門將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遜林甫處其中抑揚自得觀者
 竊謂一鵬挾兩兔俄而詔張表為左右僕射罷知政事林甫視
 其詔大怒曰猶為左右丞相邪二人趨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
 卿已下視之不覺股慄

出明皇
 襟錄

盧絢

玄宗宴於勤政樓下巷無居人宴罷帝猶垂簾以觀兵部侍郎

盧絢謂帝已歸宮掖垂鞭按轡橫縱樓下絢負文雅之稱而復
 風標清粹帝一見不覺目送之問左右曰誰近臣具以絢名氏
 對之帝亟稱其蘊藉是時林甫方持權忌能帝之左右寵倖未
 嘗不厚以金帛為賄由是帝之動靜林甫無不知之翌日林甫
 召絢之子弟謂曰賢尊以素望清崇今南方籍才聖上有交廣
 之寄可乎若憚遐方即當請老不然以賓詹仍分務東洛亦優
 賢之命也子歸而具道建議可否於是絢以賓詹為請林甫恐
 乖眾望出於華州刺史不旬月誣其有疾為郡不理授太子詹
 事員外安置

出明皇
 襟錄

李輔國

玄宗為太上皇在興慶宮居久雨初晴幸勤政樓樓下市人及
 街中往來者喜且泫然曰不期今日再得見太平天子傳呼萬

歲聲動天地時肅宗不豫李輔國誣奏云此皆九僊媛高力士
陳玄禮之異謀也下矯詔遷太上皇於西內給其扈從部曲不
過老弱三二十人及中達攢升曜日輔國統之太上皇驚欲墜
馬數四賴左右扶持乃上高力士躍馬而前厲聲曰五十年太
平天子李輔國汝舊臣不宜無禮李輔國下馬輔國不覺失轡
而下宣太上皇誥曰將士各得好生於是輔國令兵士咸韜刃
於鞘中齊聲云太上皇萬福一時拜舞力士又曰李輔國攏馬
輔國遂著靴出行攏馬與兵士等護侍太上皇平安到西內輔
國領衆既退太上皇泣持力士手曰微將軍阿瞞已爲兵死鬼
矣既而九僊媛力士玄禮長流遠惡處此皆輔國之矯詔也時
肅宗大漸輔國專朝意西內之復有變故也

韋渠牟

出戎幕
閑談

貞元末太府卿韋渠牟金吾李齊運度支裴延齡京地尹嗣道
王實皆承恩寵事薦人多得名位時劉師老穆寂皆應科目渠
牟主持穆寂齊運主持師老會齊運朝對上嗟其羸弱許其致
政而師老失授故無名子曰太府朝天昇穆老尚書倒地落劉
師又渠牟因對德宗德宗問之曰我擬用鄭綱作宰相如何渠
牟曰若用此人必敗陛下公事他日又問對亦如此帝曰我用
鄭綱定也卿勿更言綱卽昭國司徒公也再入相位以清儉文
學號爲賢相於今傳之渠牟之毀濫也

出嘉
話錄

魚朝恩

魚朝恩專權使氣公卿不敢仰視宰臣或決政事不預謀者則
睚眦曰天下之事豈不由我乎於是帝惡之而朝恩幼子令微
年十四五始給事於內殿帝以朝恩故遂特賜綠未浹旬月同

列黃門位居令徽上者因叙立於殿前恐其後至遂爭路以進無何誤觸令徽臂乃馳歸告朝恩以班次居下爲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於帝前奏曰臣幼男令徽位居衆寮之下願陛下特賜金章以超其等不言其緋而便求紫帝猶未語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令徽卽謝於殿前帝雖知不可疆謂朝恩曰卿男著章服大宜稱也魚氏在朝動無畏憚他皆倣此其同列黃門尋逐於嶺表及朝恩被殺天下無不快焉

出杜陽雜編

元載

元載在中書有丈人自宣州貨所居來投求一職事中書度其人材不任職事贈河北一函書而遣之丈人惋怒不得已持書而去既至幽州念破產而來止得一書書若懇切猶可望乃折視之更無一詞唯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廻念已行數千里試謁

院寮院寮問既是相公丈人豈無緘題曰有判官大驚立命謁者上白斯須乃有大校持箱復請書書既入館之上舍留連積月及辭去奉絹一千匹

出幽間鼓吹

又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樂妓十人既至半歲不得送使者窺伺門下出入頻者有琵琶康崑崙最熟厚遺求通既送妓伯和一試奏盡以遺之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製西梁州崑崙求之不與至是以樂之半贈之乃傳焉今曲調梁州是也

出幽間鼓吹

路巖

路巖出鎮坤維也開道中衢恣爲瓦石所擊故京尹溫璋諸子之黨也巖以薛能自省郎權知京兆府事李贇之舉也至是巖謂能曰臨行勞以瓦礫相餞能徐舉手板對曰舊例宰相出鎮

府司無例發人陵守巖有慙色懿宗晚節朝政多門巖年少固位邂逅致此一旦失勢當岐路者率多仇隙附麗音離之徒鈞射時態志在諛媚雷同一詞中外騰沸其實未然也始巖淮南與崔鉉作支使除監察不十年城門不出而致位卿相物禁太盛暴貴不祥良有以哉初鉉以巖為必貴常曰路十終須與他那一位也自監察入翰林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到老皆如所言出玉泉子

高湘

元和初黜八司馬韋執誼崖州韓泰虔州柳宗元永州劉禹錫朗州韓曄饒州凌準連州程異柳州及咸通韋保衡路巖作相除不附已者十司戶崔沆循州李瀆繡州蕭遘播州崔彥融雷州高湘高州張顏潘州李貺勤州杜裔休端州鄭彥持義州李

藻費州內繡州潘州雷州三人不迴初高湜與弟湘少不相睦咸通末既出高州湜雅與路巖相善見巖陽救湘巖曰某與舍人皆是京兆府荷枷者先是劉瞻志欲除巖溫璋希旨別製新枷數十待之瞻以人情附已不甚緘密其計洩焉故居巖之後湜既知舉問巖所欲言時巖以去年停舉已潛奏恐有遺滯請加十人矣即託湜以五人湜喜其數寡形於言色不累日十人制下湜未知之也巖執詔笑謂湜曰前者五人侍郎所惠也今之十人某自致也湜竟依其數放焉湘到任嗔湜不佑已嘗賦詩云唯有高州是當家出玉泉子

盧隱

盧隱李峭皆滑帥王鐸之門生前後黜辱者數矣隱峭物議以為咸祚席不修隱以從兄攜為相特除右司員外郎右丞崔沆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八
不聽隱省上仍郎見攜於私第攜未知之欣然而出沆曰員外
前日入省時議未息今復除糾司員外省中固不敢辭他曹惟
相公命攜大怒馳入曰舍第極屈郎當上陳既上沆乃求假攜
郎時替沆官沆謂人曰吾見丞郎出省郎未見省郎出丞郎隱
初自太常博士除水部員外爲右丞李景溫揖焉迨右司之命
景溫之旨也至是而遂其志矣是時諫官亦有陳其疏者攜曰
諫官似狗一個吠輒一時有聲出玉泉子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九

將帥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關羽

簡文

李密

劉文靜

李金才

李靖

郭齊宗

唐休璟

李盡忠

封常清

李光弼

關羽

蜀將關羽善撫士卒而輕士大夫張飛敬禮士大夫而輕卒伍
二將俱不得其中亦不得其死出獨異志

簡文

晉簡文道光武云漢世祖雄豪之中最有俊令之體賢達之風
高祖則倜儻疎達魏武則猜忌狹出簡文談疏

李密

唐高祖報李密書曰天生蒸人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
 老夫年餘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第攀鱗附翼唯冀早膺圖籙
 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殫商辛於
 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密得書甚悅示其部
 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後密兵敗王伯當保河陽密以
 輕騎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勿請以謝衆伯
 當抱密號叫密復曰諸公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媿無
 功諸君必保富貴伯當贊其計從入關者尚二萬人高祖遣使
 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吾雖舉事不成而恩結百姓
 山東連城數百知吾至盡當歸唐比於竇融勳亦不細豈不以
 一合司見處乎及至京禮數益薄執政者又來求財意甚不平

尋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未幾聞其所部將帥皆不附世克高祖
 復使密領本兵往黎陽招其將士故時者以經略王克王伯當
 為左武衛亦令副密行至桃林高祖復徵之密懼謀叛伯當止
 密不從密據桃林縣城驅掠之產直趨南山乘險而東遣人使
 告張善相令應接時史萬寶留鎮熊州遣盛彥師率步騎數十
 追躡至陸渾縣南七十里彥師伏兵山谷密軍半度橫出擊之
 遂斬密年三十七時徐勣在黎陽為密堅守高祖遣使將密首
 以招之勣發喪行服備君臣之禮表請收葬大具威儀三軍皆
 縞素葬於黎陽山南五里故人哭之多有嘔血者

劉文靜

劉文靜者為晉陽令坐與李密連姻隋煬帝繫於郡獄太宗以
 文靜可與謀議入禁所視之文靜大喜曰天下大亂非湯武高

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無人禁所非兒女之情相憂而已故來與君圖舉大計文靜曰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盈半歲帝業可成太宗笑曰君子正合人意後使於突厥文靜謂曰願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衆土地入唐公財帛金寶入突厥卽遣騎二千隨文靜而至高祖每引重臣同座共食文靜奏曰宸極位尊帝座嚴重乃使太陽俯同萬物臣下震恐無以措身

出談寶錄

李金才

太宗嘗進白高祖曰代傳李氏姓膺圖籙李金才位望崇貴一朝族滅大人受命討捕其可得乎誠能平賊卽又功當不賞以此求免其可得乎高祖曰我一夜思量汝言大有理今日破家滅身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

出譚寶錄

李靖

貞觀十四年侯君集薛萬鈞等破高昌降其王麴智盛執之獻捷於觀德殿以其地爲西州置交河柳中等縣其界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漢戍已校尉之地初突厥屯兵浮圖城與高昌爲影響至是懼而來降其地爲延州突厥頡利可汗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爲藩臣太宗遣唐儉等持節出塞安撫之李靖張公謹於定襄謀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選精騎齊二十日糧乘間掩襲遇其斥候皆以俘隨奄到縱擊遂滅其國獲義城公主虜男女十萬頡利乘千里馬奔於西偏靈州行軍張寶相擒之以獻

出譚寶錄

郭齊宗

與一百六十四卷員半千傳畧同

高宗問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員半千越次對曰

臣觀載籍此事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也地陣山川向背也
 人陣編伍彌縫也郭齊宗對曰以臣愚見則不然夫師出以義
 有若時雨得天陣也兵在足食足兵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
 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若用兵使三者去一其何
 以戰高宗嗟賞之擢拜左衛胄曹也出盧氏雜說

唐休璟

西突厥諸蕃不和舉兵相攻安西道絕表奏相繼天后命唐休
 璟與宰相商慶事勢俄頃間草奏使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
 表奏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天后謂休璟曰恨用卿晚
 因任之為相出譚賁錄

李盡忠

唐天后中契丹李盡忠萬榮之破營府也以地牢囚漢俘數百

人聞麻仁節等諸君欲至乃令守囚雷等給之曰家口饑寒不
 能存活求待國家兵到吾等即降其囚曰別與一頓粥引出安
 慰曰吾此無飲食養汝又不忍殺汝總放歸若何衆皆拜伏乞
 命乃給放去至幽州具說饑凍逗留兵士聞之爭欲先入至黃
 麀峪賊又令老者投官軍送遺老牛瘦馬於道側麻仁節等三
 軍棄步卒將馬先爭入被賊設伏橫截軍將被索縲之生擒節
 等死者填山谷罕有一遺出朝野僉載

封常清

封常清細瘦目類脚短而跛高僊芝為夫蒙靈營都知兵馬使
 常清為僊芝僉會達覽部落皆叛自黑山北向西趨碎葉使僊
 芝以騎二千邀截之常清於幕中潛作捷書僊芝所欲言無不
 周悉僊芝異之軍迴僊芝見判官劉朮獨孤峻等遂問曰前者

捷書何人所作副大使何得有此人僊芝曰郎儻人封常清也
見在門外馬邊眈等揖僊芝命常清進坐與語如舊相識後僊
芝爲安西節度使奏常清爲節度判官僊芝每出征討常令常
清知留後事常清有才學果決僊芝乳母子鄭德詮已爲郎將
威望動三軍德詮見常清出其門素易之走馬突常清而去常
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廳經數重門皆隨後閉之常清案後
起謂之曰常清起自細微預中丞儻中丞再不納郎將豈不知
乎今中丞過聽以常清爲留後使郎將何得無禮對中使相凌
因叱之命勒迴郎杖六十面仆地曳出僊芝妻及乳母於門外
號哭救之不得後僊芝見常清遂無一言常清亦不之謝後充
安西節度使天寶十四載朝於華清宮玄宗問以兇逆之事計
將安出常清乃大言以慰玄宗之意曰臣請挑馬箠渡河計日

取逆胡首懸於闕下玄宗憂而壯其言至東都旬朔召募六萬
頻戰不利遂與高僊芝退守潼關僊芝副榮王琬領五萬人進
擊十二月十日至陝州十一月常清敗於東京十三日祿山入
東京常清奔至陝州以賊鋒不可當乃燒太原倉引兵退趨潼
關繕修守具賊尋至關不能入僊芝之力乃削常清官爵令白
衣於僊芝軍効力監軍邊令誠每事干之僊芝多不從令誠入
奏事具言奔敗之狀玄宗怒遣令誠斬之常清臨刑上表旣刑
陳其屍於遽條之上令誠謂僊芝曰大夫亦有恩命僊芝遽下
至常清所刑處僊芝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辭然以我爲滅截兵
糧及賜物則誣我也謂令誠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豈不
知乎兵士齊呼曰枉其聲殷地僊芝曰常清屍曰封二子從微
至著我引拔子代我爲節度今日又與子同死於此豈命也乎

太平廣記
卷一百一十九
三
遂斬之出譚
資錄

李光弼

李光弼討史思明師於野水渡既夕還軍留其卒一千人謂雍
顥曰賊將高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劫
我我且去之子領卒待賊於此至勿與戰降則俱來其日思明
召日越曰李君引兵至野水此成擒也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
之命曰必獲李君不然無歸日越引騎五百晨壓顥軍顥阻濠
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太尉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
千人將謂誰曰雍顥也日越沉吟久謂其下曰我受命必得李
君今獲顥不塞此望必見害不如降之遂請降顥與之俱至光
弼又嘗伏軍守河陽與史思明相持經年思明有戰馬千匹每
日洗馬於河南以示其多光弼乃於諸營檢獲牝馬五百匹待

思明馬至水際盡驅出之有駒繫於城中羣牝嘶鳴無復間斷
思明戰馬悉浮渡河光弼盡驅入營光弼又嘗在河陽聞史思
明已過河遠廻趨東京至謂留守韋陟曰賊乘我軍之敗難與
爭鋒洛城無糧又不可守公計若何陟曰加兵陝州退守潼關
光弼曰此蓋兵家常勢非用奇之策也不若移軍河陽北阻澤
潞據三城以抗之勝即擒之敗即自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
侵此則猿臂之勢也思明至偃師光弼悉令將士赴河陽獨以
麾下五百餘騎為殿軍當石橋路秉燭徐行賊不敢逼乙夜達
城遲明思明悉眾來攻諸將決死而戰殺賊萬餘眾生擒八十
人器械糧儲萬計擒其大將徐瑋王李秦思明大懼退築城以
相拒光弼將戰謂左右曰凡戰危事勝負繫之光弼位為三公
不可死於賊手事之不捷誓投於河適城上見河稍遠恐或急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九
事難至遂置劔於鞞中有必死之志及是戰勝於城西西望拜
舞三軍感動移鎮臨淮昇疾而行徑赴泗州光弼之未至河南
也田神功平劉展後逗留於揚府尚衡殷仲卿相攻於兗鄆來
瑱旅拒而還襄陽朝廷患之及光弼至徐州史朝義退走田神
功遽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瑱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關吐蕃將
犯上都手詔追光弼率衆赴長安光弼與程元振不叶觀天下
之變遷延不至初光弼用師嚴整天下服其威名凡所號令諸
將不敢仰視及其有田神功等諸軍皆不受其制因此不得志
愧耻成疾薨於徐州年五十七其母衰老莊宅使魚朝恩弔問
出譚
賓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八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

將帥二雜譎
智附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馬燧

嚴振

溫造

高駢

南蠻

張濬

劉鄩

張勳

王建

雜譎智

魏太祖

村婦

馬燧

李懷光使徐庭光以精卒六千守長春宮馬燧乃挺身至城下
呼庭光庭光則拜於城下燧度庭光心已屈乃謂曰我來自朝
廷可西面受命庭光復西拜燧曰公等皆祿山已來首建大勳
四十餘年功伐最高柰何棄祖父之勳力爲族滅之計耶從吾

言非止免罪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曰爾以吾言不誠今相去數步爾當射我乃披襟示之庭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乃率其下出降燧乃以數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伏衆大呼曰復得爲王人矣渾瑊私謂參佐曰瑊爲馬公用兵與僕不相遠但怪累敗田悅今覩其行師料敵不遠遠矣燧勇力智彊常先計後戰將戰親自號令士卒無不感動戰皆決死未嘗奔北兵勝冠於一時然力能擒田悅而不能納蕃師僞疑而保其必盟平涼之會爲結贊所給關中搖動此所謂才有餘而心不正

出譚賓錄

嚴振

德宗鑾駕之幸梁洋中書舍人齊映爲之御下洋州青源川見旌旗蔽野上心方駭謂泚兵有諳疾路者透秦嶺而要焉俄見

梁帥嚴振具橐鞬拜御馬前具言君臣亂離嗚咽流涕上大喜口敕昇獎令振上馬前去與朕作主人映身本短小聲氣抑揚乃曰嚴振合與至尊導馬御膳自有所司頃之上次洋州行在召映責以儒生不達時變煙塵時須姑息戎帥映伏奏曰山南士庶只知有嚴振不知有陛下今者天威親臨令巴蜀士民知天子之尊亦足以盡振爲臣子之節上深嘉歎振聞特拜謝映時議許映

出乾闥子

溫造

憲宗之代戎羯亂萃四方徵師以靜邊患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關下將起帥人作叛逐其帥又懼朝廷討伐因團集拒命者歲餘憲宗深以爲患擇帥者久之京兆尹溫造請行憲宗問其兵儲所費溫曰不請寸兵尺刃而行至其界梁人覘其

所求止一儒生皆相賀曰朝廷必不問其罪復何患乎溫但宣
詔敕安存至則一無所問然梁帥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
亦不誠之他日毬場中設樂三軍下士並任執帶弓劍赴之遂
令於長廊之下就食坐筵之前臨階南北兩行長索二條令軍
人各於面前索上掛其弓劍而食遂巡行酒至鼓噪一聲兩頭
齊抨其索則弓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
闔戶而斬之五千餘人更無噍類其間有百姓隨親情及替人
有赴設來者甚多並玉石一槩矣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
余二十年前職於斯故老尚歷歷而記之矣

出王氏
見聞

高駢

咸通中南蠻圍西川朝廷命太尉高駢自天平軍移鎮成都戎
車未屆乃先以帛書軍號其上仍書一符於郵亭遞之以壯軍

聲蠻酋懲交趾之敗望風而遁先是府無羅郭南寇纔至遽成
煨燼士民無久安之計駢窺之畫地圖版築焉慮畚鍤將施亭
堠有警乃命門僧景僊奉使入南詔宣言躬自巡邊自下手築
城日舉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樓櫓轟然旌旆竟不行而
驃信驚慄不假兵以詐勝斯之謂也

出北夢
瑣言

南蠻

唐南蠻侵軼西川苦無亭障自咸通已後劍南苦之牛叢尚書
作鎮爲蠻寇憑凌無以抗拒高駢自東平移鎮成都蠻猶傳蜀
城駢先選驍銳救急人人背神符一道蠻覘知之望風而遁介
後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許降公主蠻王以連娵大國喜幸逾
常因命宰相趙隆眉楊奇鯤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
尉自淮海飛章云南蠻心膂唯此數人請止而鳩之迄僖宗還

京南方無虞用高公之策也楊奇鯤輩皆有詞藻途中詩云風裏浪花吹又白雨中嵐影洗還青江鷗聚處窻前見林狝啼時枕上聽詞甚清美

出此夢瑣言

張濬

張相濬富於權略素不知兵昭宗朝親統扈駕六師往討太原遂至失律陷其副帥侍郎孫揆尋謀班師路由平陽平陽郎蒲之屬郡也牧守姓張郎蒲帥王珂之大校珂變詐難測復慮軍旅經過落其詭計濬乃先數程而行泊於平陽之傳舍六軍相次由陰地關而進濬深忌晉牧復不敢除之張於一舍郊迎既駐郵亭濬令張使君升廳茶酒設食畢復命茶酒不令暫起仍留晚食食訖已晡時又不令起郎更茶數甌至張燈乃許辭去自旦及暮不交一言口中咀少物遙觀一如交談之狀珂性多

疑動有警察時偵事者尋已密報之云敕使與相國密話竟夕珂果疑召張問之曰相國與爾自旦至暮所話何對云並不交言王殊不信謂其不誠戮之六師乃假途歸京了無纖慮後判邦計諸道各致統綺之類並不受之乃命專人面付之曰爾迷五意以此物改克軍行所費之物鍋幕布槽啖馬藥土產所共之物咸請備之於是諸藩鎮欣然奉之以至軍行十萬所要無闕皆心匠之所規畫梁祖忌之潛令刺客殺之於長水莊上

出玉

劉鄩

後唐晉王之入魏博也梁將劉鄩先屯洹水寂若無人因令覘之云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多計未可輕進更令審探乃搏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故旗幟嬰城不息

問城中羸者曰軍已去二日矣果趨黃澤欲寇太原以霖潦不
克進計謀如是

出北夢
瑣言

張勅

偽蜀先主王建始攻圍成都三年未下其紀綱之僕有無賴輕
生勇悍者百輩人莫敵也建嘗以美言啗之曰西川號為錦花
城一旦收剋玉帛子女恣我兒輩快活也他日陳敬瑄田令孜
以城降翌日赴府預戒驕暴諸子曰我與爾累年戰鬪出死入
生來日便是我一家也入城之後但管富貴郎不得恣橫我適
來差張勅作斬斫馬步使責辦於渠女輩不得輒犯若把到我
面前足可矜恕或被當下斬却非我能救諸子聞戒各務戢歛
然張勅臉上打人堆疊通衢莫有敢犯識者以建能戒能惜不
陷人於刑仁恕之比也

出北夢
瑣言

王建

邛黎之間有淺蠻焉世襲王號曰劉王楊王郝王歲支西川衣
賜三千分俾其偵雲南動靜雲南亦資其規成都盈虛持兩端
而求利也每元戎下車卽率界上酋長詣府庭號曰參元戎上
聞自謂威惠所致其未參間潛稟於都押衙且俟可否或元戎
慰撫大將間稍至乖方卽教甚紛紜時帥臣多是文儒不欲生
事以是都押賴之亦要姑息蠻番憑凌若無亭障抑此之由也
王建始鎮蜀絕其舊賜斬都押衙山行章以令之邛峽之南不
立一堠不立一卒十年不敢犯境末年命大將許存征蠻為三
王洩漏軍機於是召三王而斬之時號因斷也昔日之患三王
非不知也時不利一故曰有非常之功許公之謂也先是唐咸
通中有天竺三藏

成都曉五天胡語通大小乘經律論

以北天竺與雲南接
都府具得所記朝廷
廷者安知非奸細乎

察事之繫於成
道場也是知外國來

雜譎智

魏太祖

魏武少時嘗與袁

叫呼云有偷兒至

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

出俱免魏武又嘗云人

懷刃密來我心必

斬之謀逆者挫

下不著帝揆其

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

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

似兒今在此紹惶迫自擲

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

但勿言當後相報侍者信焉遂

又袁紹年少時曾夜遣人以劍擲魏武少

必高因帖臥牀上劍果高魏武又云我眠

中不可妄近近

小人竊以被覆

人亦不自覺左宜慎之後乃佯凍所幸

便斫殺自爾莫敢近之

出小說

村婦

昭宗為梁主劫遷之後

自給成州有僻遠村墅巨有積貨士遣二十餘騎夜掠之既

倉卒至罔敢支吾其丈夫並囚縛之其獲其貨囊而貯之然後

烹豕犬遺其婦女羞饌恣其飲噉其家嘗收葺若子其婦女多

取之熬搗一如辣末置於食味中然後飲以濁醪於時藥作竟

於腰下拔劍掘地曰馬入地下去也或欲入火投淵顛而後什

於是婦女解去良人執縛徐取騎士劍一斷其頸而瘞之其

馬使人逐官路筆而遣之罔有知者後地土改易方洩其事

堂開

太平廣記

太平廣記卷第

